

西蒙古史研究

西蒙古史研究

西 蒙 古 史 研 究

杜荣坤 白翠琴 著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西 蒙 古 史 研 究

杜荣坤 白翠琴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7220工厂排版

新疆乌苏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2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 11098·55

定价: 1.40元

前 言

蒙古族是我国的古老民族之一。明清以来，通常以大漠为中心，将蒙古族分为东蒙古与西蒙古两大部分。西蒙古主要是指卫拉特蒙古诸部，他们的后裔至今尚生活于新疆、青海、甘肃和内蒙古西部一带。

长期以来，在我国蒙古史的研究中，往往着重东蒙古史，而忽视了西蒙古史的研究。一般只是在从事清史研究中，谈到清统一西北时，才稍许涉及西蒙古问题。专题性著作和文章很少，尤其是对元明时期西蒙古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有关西蒙古史的很多学术问题和专题研究一直未能深入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六年以来，随着我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西蒙古史的研究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成为我国历史科学中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逐步深入地加以探讨，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有关论文和涉及到西蒙古史的专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西蒙古史的研究，提高了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近几年来，我们在编写《准噶尔史略》的过程中，着重对元明时期的西蒙古史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部分已经发表。为了在当前西蒙古史研究中抛砖引玉，我们不揣浅陋，将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并补充部分未发表的文章，汇编成册，以供研究西蒙古史作

参考。

我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悠久，在各个时期有不同名称，元称斡亦剌，明称瓦剌，清称卫拉特或厄鲁特、额鲁特。明末清初，主要由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及所附辉特部组成。后准噶尔勃兴，称雄西北，统一了伊犁河流域及其南北，包括厄鲁特诸部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广大地区，故清代常把厄鲁特统称为“准噶尔”。本书按以上不同朝代的专题研究，收入有关蒙元时期斡亦剌的文章四篇、明代瓦剌九篇、清代准噶尔三篇及社会制度两篇，共计十八篇，二十余万字。重点放在元明时期，内容包括族源分布、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人物评价、与中原地区及周围诸族关系等等。其中《论卫拉特法典》一文，罗致平教授曾参加撰写，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粗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著 者

一九八三年秋

目 录

前言	(1)
----------	-----

厄鲁特族源初探	(1)
斡亦剌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	(13)
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	(25)
斡亦剌与周围诸族之关系	(50)

瓦剌王猛可帖木儿杂考	(57)
从经济交流看瓦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67)
土木之役与景泰和议	(88)
也先称汗及其败亡	(99)
大同马市与蒙汉关系刍议	(105)
东西蒙古纷争及瓦剌西迁	(121)
也先之后瓦剌与明廷的联系	(138)
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	(146)
明前期蒙古与女真	(163)

论卫拉特法典	(175)
十五至十八世纪卫拉特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 ..	(198)

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	(221)
关于准噶尔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234)
准噶尔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52)

厄鲁特族源初探

厄鲁特原是清代居住在我国西北边疆的蒙古族。今天生活在新疆和青海的蒙古族，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后裔，甘肃和内蒙古境内，也有一部分。长期以来，厄鲁特先祖斡亦刺的族源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中外研究厄鲁特史的学者，虽然也进行过一些探讨，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未能取得一致认识。

中外学者对厄鲁特族源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即：突厥说，主张厄鲁特的先祖为突厥系族^①；蒙古说，认为厄鲁特的祖先是蒙古系族；突厥、蒙古融合说，把厄鲁特的先祖视作由突厥和蒙古两系族融合而成；兀鲁黑塔格说，即认为后来之厄鲁特，和通常所说叶尼塞河上游斡亦刺没有关系，厄鲁特一名来自位于阿尔泰山之北原乃蛮部地区的兀鲁黑塔格（塔格，作山解），系指居住在乃蛮地区的各个部落，统称为厄鲁特^②。在这四种意见中，以第一种意见占多数。但经过对中外史料的研究，我们认为第二种蒙古系说较为可靠，其他三种说法值得商榷。

①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十二：“按汉乌孙居天山北，与匈奴接壤，南临城郭诸国，即今准噶尔部也”。“后分东西突厥，割据乌孙故地，是今之准噶尔”。丁谦《外国传考证》云：瓦剌“其先出于汉之坚昆，唐之黠戛斯，元为乞儿吉思。斡亦刺特乃吉儿吉思分族”。吴其玉：《卫拉特是谁？》（《Who were the oirat?》），一文中认为，斡亦刺惕的祖先是突厥系族的骨利干（《燕京社会科学报》，1941年，第三卷第二期）。

② 《元朝秘史》一书中，李文田作注说：厄鲁特或额鲁特来自兀鲁黑塔格之名。王金绂《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民族由来及其生活状况》一文认为，额鲁特之名来源于兀鲁黑塔格，为乃蛮八部之一，以后与异族杂居，区域渐广，遂名为额鲁特族（《真知学报》，1943年，第三卷第二期）。须佐嘉橘《西蒙古部族考》（昭和九年（1934）版）认为，额鲁特和斡亦刺部都是突厥种，但斡亦刺不是额鲁特种。额鲁特是由阿尔泰西兀鲁黑塔格山转化而来，是乃蛮八部之一。

持突厥说的学者，他们第一个论点是从分布地域来看，认为厄鲁特祖先斡亦剌惕是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而这个地区两汉时就是突厥系族丁零、坚昆等所分布的地区，后来又是铁勒和突厥等族所分布和管辖的地区。他们有的说斡亦剌惕的祖先是坚昆，有的说是铁勒、突厥，有的说是骨利干等等。第二个论点，认为斡亦剌的语言和周围蒙古族的语言不同。有些著作家认为斡亦剌惕（oirat或oyirad）同维吾尔（uighur）之间在语学上是接近的，系由后者转化而来^①。也有人认为，斡亦剌的君长称为“别乞”，“别乞”这个词就是突厥语等等。

首先，我们认为持突厥说的第一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据史籍记载，当时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部落很多，他们一般都属“林木中百姓”。有不少是土著的，如吉利吉思、昂可刺，秃马惕等等，也有的是从外地迁来的。“林木中百姓”和游牧民一样，其特点就是流动性大，活动范围广，经常要在林木中迁徙。当时，东起黑龙江，西至额尔齐斯河，南从色楞格河，北至叶尼塞河上游，森林连成一片，里面住着一些从事狩猎的部落。根据《元朝秘史》和《史集》提供的材料，蒙古诸部包括林木中百姓，为了争夺统治权和林木、狩猎场所而互相发生之战争十分频繁，几经辗转迁移^②，故经常逾越民族之间的界线。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从汉至唐初，本是突厥系族所分布的地区，随着蒙古系族的西迁，逐渐发生了变化。蒙古部原生活在东北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密林里，称为“蒙兀室韦”；它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③。七世纪，离开额尔古纳河密

①斡亦剌惕条（下中帮彦：《亚细亚历史字典》卷二）。伯希和：《卡尔梅克人历史纪略译注》之一《卡尔梅克命名考》。

②参见《元朝秘史》卷四——卷十。

③《旧唐书》列传卷一四九下《室韦》；《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下《蒙古》。

林，渡过今呼伦湖西迁至兀儿罕山（今肯特山）游牧，后逐渐迁徙到漠北，受突厥和唐朝管辖。此外，在呼伦湖一带的塔塔儿等部，也不断向北方草原扩展。八世纪中叶，今维吾尔祖先铁勒的一支——回纥（后称回鹘），推翻突厥的统治，建立回纥汗国，统辖达怛等部落^①。九世纪中叶（840年），今柯尔克孜族祖先黠戛斯，又推翻回鹘统治，建立黠戛斯汗国，并迫使回鹘分三支西迁至今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②，但黠戛斯势力未能控制多久，很快衰落。在这期间，原生活在东部地区的蒙古系族各部落乘机大举向西迁移，填补回鹘在漠北漠南的故地，这样，就使他们和叶尼塞河上游及其周围的突厥语族越来越接近。至辽金时期，蒙古系族已基本上分布在大漠南北，一些蒙古系部落的“林木中百姓”也进入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和原来在那里的突厥族互相杂处^③。准噶尔先祖斡亦剌惕，也就是在这期间，由原先较远的东部迁到色楞格河流域，后向北经由今锡什锡德河流域，再折西进入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小叶尼塞河、大叶尼塞河、上叶尼塞河及其支流沿岸的。他们迁移的原因、路线，在《元朝秘史》和《史集》中记载得很清楚。据《史集》部族篇记载：斡亦剌惕原住在“薛灵哥河的彼岸”，“被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指贝加尔湖之巴儿忽真地

①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记载回纥在漠南、漠北推翻突厥，树牙独乐水，建立回鹘政权情况，其领域“斥地愈广，东极室韦，南控大漠，尽得故匈奴地”。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卷八云：“纥纥斯（即黠戛斯）居回鹘旧地，后得达怛等部落”。

②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旧唐书》卷一九五。

③ 赵珙著《蒙鞑备录》：“鞑鞑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作者把鞑鞑分为白、黑、生三种：白鞑鞑指汪古惕，黑鞑鞑指蒙古，生鞑鞑指蒙古以北“林木中百姓”诸部落。《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记载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属国中设有西阻卜国大王府、北阻卜国大王府、西北阻卜国大王府，系指分布在漠北和漠西一带的达怛。《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载达怛部落的分布“北至庐驹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金史》卷九三《宗浩传》，讲到迪列士（即塔塔儿部）在移米河一带。移米河在今克鲁伦河附近。《元朝秘史》记载备噶兀惕的游牧地在鄂尔浑河。备噶兀惕即《金史》之迪列士，两者记载完全吻合。

区)的地方和土地的极边”^①。另方面,《史集》又指出,他们后来在叶尼塞河上游的住地,并不是他们的故乡,而是原来“秃马惕”的故地^②。在《元朝秘史》中也记载着,一二〇一年,斡亦剌惕和塔塔尔、扎只剌歹族组成联盟去反对成吉思汗和王罕联军遭到失败后,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为争夺林木到失思吉思”(按:另一处称“失黑失惕”)^③。失思吉思(或失黑失惕)就是今色楞格河以北的锡什锡德河。一九五三年,在内蒙古锡什锡德河南、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今木伦河)北岸,发现一块石碑——《释迦院碑》,碑文用汉、蒙两种文字刻成,是一二五七年(宪宗七年)斡亦剌部驸马八立托为元宪宗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里是斡亦剌部所分布的南境,它和我国史籍记载,完全互相印证^④。上面所引的三条材料,可以说明斡亦剌人整个迁移情况,这就是:他们原住在色楞格河的巴儿忽真地区,一二〇一年,为了争夺林木地区,又在那里向北迁到锡什锡德河一带,最后又向西北迁到叶尼塞河上游原秃马惕的地区。《史集》说,秃马惕的故地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八河口。这八条河的名称是:阔克沐涟(Кок—мурэн, 沐涟,蒙古语,河之意)、兀克里沐涟(Үкри—мурэн)、翁沐涟(Он—мурэн)、哈喇兀孙(Кара—усун, 兀孙,蒙古语,水之意,哈喇兀孙可意译为黑水)、桑比秃(Санън—тын)、阿哈尔沐涟(Акар—мурэн)、朱尔涅沐涟(Джурнэ—Мурэн)、察罕沐涟(Чаган—мурэн)^⑤。这八条河的今地名虽不能一一考证,但根据他们在叶尼塞河

①拉施德哀丁:《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21页(据1952年哈塔古洛夫俄译本)。有的学者认为巴儿忽真地区是指西起安格拉河,东到贝加尔湖之东及色楞格河下游、乌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②《史集》卷一,第一册,第113页。

③《元朝秘史》卷四;《蒙古秘史》卷四(据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本)。

④培尔勒:《蒙古古城史略》(《苏联考古学》1957年第三期)。

⑤《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88页。

上游地区的方位、含义和对音来看，有几条河的名称还能找到。如今叶尼塞河上游的乌鲁克木河，很可能就是《史集》中的翁沐涟（Он—мурэн）。乌鲁可读作“翁”音，《元史译文证补》曾提到它是否即《元史》所载玉须水，并说玉须和它的上游库苏泊有关，我们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以其方位和《元史·地理志》所载由“东北”流和来自“西南”的阿浦水汇于谦河相符合^①。之所以称为乌鲁克木河，我们想盖因此河源出于其东南的库苏泊，“库苏”亦可读作“乌鲁”音，或即玉须之称。又今乌鲁克木河南支流厄格列斯河应即兀克里沐涟（Укри—мурэн）。由西南流来与乌鲁克木河相汇的克姆池克河，很可能就是《史集》中的察罕沐涟。克姆池克河左岸的阿克河即阿哈儿沐涟（Акар—мурэн）。贝克木河北支流土毕河即桑比秃（Санън—тун）。乌鲁克木河南源之哈克木河即阔克沐涟（kok—мурэн）。萨彦岭北克姆池克河和乌鲁克木河合流处附近的乌斯河也可能就是哈喇兀孙（Кара—усун）。后几条河名称古今基本相同。《史集》指出，由这些河流汇合成一条谦河，注入昂格拉河（今安加拉河），这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地理形势完全吻合^②。《史集》记载，当时斡亦刺人已分布在这八条河的周围，亦就是说，斡亦刺人那时已分布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北源，经乌鲁克木河至克姆池克河的广阔地区。

迁到叶尼塞河上游上述地区的具体时间未见直接记载。但可以肯定说，一二〇七年当成吉思汗派长子拙赤（即术赤）率右翼军去征伐“林木中百姓”时，斡亦刺尚未迁入叶尼塞河上游秃马惕地区，《元朝秘史》在记载这段史实时写道：“斡亦刺种的忽都合别乞，比万斡亦刺先来归附，就引拙赤去征万斡

①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刺河”。

②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8页。

亦刺。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刺惕、不里牙惕、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秃巴思诸种都投降了”^①。这说明，当时，当时斡亦刺人还只限于分布在色楞格河的支流德勒格尔河至锡什惕德河流域及其附近一带。斡亦刺惕部迁入叶尼塞河上游八河口的秃马惕地区，根据史料记载，我们认为应在一二一七年或其后。当时一部分已降服的林木中百姓，包括秃马惕在内，又举兵反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派去的那颜豁儿赤被捉去，继派熟悉林木中百姓情况的忽都合别乞前往，也被秃马惕人捉获。成吉思汗就遣术赤再次率兵征讨，攻占了秃马惕地区，当时秃马惕的那颜歹都忽勒已死去，由其妻孛脱灰塔儿浑管辖秃马惕，成吉思汗取胜后，就把孛脱灰塔儿浑妃子赐给了忽都合别乞^②。很显然，这时在秃马惕地区，受到成吉思汗垂青的忽都合别乞即成为事实上的主人，斡亦刺部亦随之进入秃马惕地区就成为势所必然。这段史实发生于一二一七年（太祖十二年），在《元朝秘史》和《史集》等书中都有记载，就是没有明确指出斡亦刺迁入秃马惕地区。但是，通过对史料本身的分析，就不难理解，推断斡亦刺在一二一七年或其后迁入叶尼塞河上游八河一带是有理由的。以上所引材料都证明，斡亦刺人并非叶尼塞河上游的土著民族，而是由东部色楞格河流域迁来的。

持突厥说的第二个论点，认为斡亦刺有些语汇与突厥语相似，作为推断其族源的理由恐也是不能成立的。如斡亦刺部的长老（或君长）“别克”（或“别乞”）一语，在蒙古语中早就使用，《蒙古秘史》和《史集》经常提到“别乞”，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大封功臣时，对巴阿邻部的兀孙老翁说道：“蒙古的官制，从来是以别乞那颜为尊。由于长支的人应当为别乞的

①《元朝秘史》卷十。《元史·太祖本纪》、《圣武亲征录》及《史集》记载忽都合别乞不战而降，是在1208年冬。

②《元朝秘史》卷十；《蒙古秘史》卷十；《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51页。

惯例，可以封巴阿邻族人的长支兀孙老翁为别乞。被封为别乞的，可以穿白袍，骑白马，坐于上座”^①。可见，“别克”在当时蒙古族中已广泛使用，不论其来源于突厥语，还是为蒙古语所固有，决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突厥语族。生活在谦河（按：此处指今叶尼塞河上游）的斡亦刺人的语言，的确和其他蒙古人的语言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他们和周围很多突厥部落长期互相杂处。按《元史·地理志》记载：谦河北至今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会流处，南到乌鲁克木河及其上源处^②。斡亦刺人生活在谦河流域的八河地区，它的周围有许多是突厥语系的民族，北面是吉利吉思（今柯尔克孜族先祖）、昂可剌部（即唐之骨利干部），南靠乃蛮，东是秃马惕、豁里、巴儿忽惕等等，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在语言中掺杂一些突厥语的成份，故和蒙古语有差异，但这是方言的差别。因此，拉施特哀丁在《史集》中，一方面指出斡亦刺惕的语言和一般蒙古语的差异性，又明确地指出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③。直到现在，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蒙古族，语言上的差别和东部还很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今天新疆蒙古族所说的就不是蒙古语，或者说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

二

如上所述，由于斡亦刺惕和周围的各突厥部落长期杂处，

①《元朝秘史》卷九；《蒙古秘史》卷九。

②《元史·太祖本纪》、《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吉利吉思“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吉利吉思在今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和安加拉河之间，“谦河经其中”应包括叶尼塞河流经吉利吉思境内南北流水道，“又西南有水曰阿蒲，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剌河，北入于海。”可见，元时把今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会合点以北一段，亦称为安加拉河，故谦河应北至与安加拉河会合处。

③《史集》第一卷，第1分册，第118页。

这就引起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斡亦剌惕是突厥系族和蒙古系族融合的结果。这种说法，除了从语言上解释外，没有其他更多的史料根据。我们认为，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斡亦剌人，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可以确定为蒙古语族，似无疑问，这里可以引用几条材料加以佐证：如在前面所引《史集》部族篇所载关于斡亦剌惕等部族原住在巴尔忽真脱窟木时，明确指出是“在蒙古人所居的巴尔忽真脱窟木”^①。又如，元时期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在记载蒙古族七十二种时，把“外刺”、“外刺歹”明确地列为蒙古本系族。《辍耕录》是研究元时期部族的重要著作，在氏族部落中，分得很清楚。如当时的乃蛮、汪古惕等部，就其氏族部族来讲，并非蒙古系族，而属突厥系族。汪古惕在史料中又称白达达，源出沙陀突厥，《辍耕录》中将汪古惕作雍古歹，乃蛮作乃蛮歹等都列为色目三十一一种之一，与哈刺鲁、畏吾尔等突厥族并列，而将“外刺”、“外刺歹”则归入蒙古系族，足见《辍耕录》在当时的分类是较精确和可靠的^②。再如，据《元史》所记载的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的所在地，就是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的八河地区。《元史·地理志》称：“撼合纳犹言布囊也，盖口小腹巨，地形类比，因以为名，在乌斯东，谦河上源所从出也”^③。从所记载的地理方位形势来看，中外学者一般都认为是今叶尼塞河上游的贝克木河流域，“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险阻为甚”，形同布囊，为谦河上源^④。《元史·地理志》又载：“谦州亦以河为名，去大都几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⑤。据《元史译文证

①《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21页。参见第151页。

②陶宗仪：《辍耕录》页十二——十四。

③《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④《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冈田英弘：《四卫拉特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83编第6号（昭和49年）。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77年第一期）。

⑤《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补》二十六下考证：叶尼塞河上游东流之乌鲁克姆河和西来之克姆池克河合流处之南，是为克姆克姆池克，合音为肯肯助，即谦州之由来。谦州又叫欠欠州，“盖合东西河名为地名也”。考古工作者认为，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木河南鄂依玛克处的元代古城，就是谦州城^①。《元史·地理志》还记载元朝政府曾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等五部断事官，治益兰州^②。据考古发掘证明，益兰州在今乌鲁克木河南支流的厄格列斯河（兀克里沐涟）下游处，治所为顿帖列克城^③。因此，《史集》说斡亦剌惕分布在八河口，亦就是分布在包括谦州、益兰州和撼合纳在内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地当今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元史·地理志》中明确指出：“谦州……唐麓岭之北。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④，这里所载蒙古，结合八河地区斡亦剌的分布情况，显然，主要系指居住在唐努山以北上述地区的斡亦剌人。

三

本文引用史籍记载说明斡亦剌的祖先是蒙古系族，是指其最早的族源而言，而不是指其以后的发展。世界上很少有纯粹血统的民族，一个民族在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必然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的血统，或被其他民族的血统所融合，这在中外历史上不胜枚举。由斡亦剌惕最后形成为十六世纪的卫拉特四部，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它曾融合很多东蒙古和突厥系的部落。因此，在后来卫拉特部落中，广泛流传着“都尔本·卫拉特”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即流传卫拉特是四部分（或四集团）组成的，而且传说由原先几个系统发展而来：

①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六下；吉谢列夫：《古蒙古城市》第60页（1965年莫斯科版）。

②《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

③A·克兹拉索夫：《图瓦之中世纪城市》（《苏联考古学1959年第三期》）。

④《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传说中的第一个系统为旧卫拉特系，成员有辉特、巴图特^①、秃马惕。据史载，其祖先为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卫拉特王族的直系。《萨拉图吉》（黄册）说：辉特的首领们是依纳勒赤和脱劣勒赤（按：指斡亦剌部君长忽都合别乞的两个儿子）的后裔^②，传说巴图特和辉特同祖。第二为巴尔古特系统：巴尔虎、布里雅特。第三个系统有杜尔伯特和准噶尔。据清代《西域同文志》等书认为，杜尔伯特和准噶尔部同姓绰罗斯，皆元臣孛罕和脱欢之子孙，由孛罕六传至额森（即也先），有子二，长博罗纳哈勒，即为杜尔伯特之祖，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之祖。第四个系统为三卫系（按：指明洪武二十二年所设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的和硕特。据记载，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子孙，始祖为阿克萨噶勒泰诺颜，是十五世纪中叶，从大兴安岭东“三卫”来归瓦剌（即清之厄鲁特）脱欢、也先的乌济叶特人，遂称和硕特^③。由于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统，当准噶尔部未强盛时，四卫拉特中，和硕特一直被公认为地位最高，处于“丘尔干”（盟会）之首。第五个系统为克烈系，有土尔扈特。据说，土尔扈特是元臣翁罕后裔，并有翁罕即王罕之说。自翁罕十传至和鄂尔勒克，是为土尔扈特之祖。据传说，辉特、巴图特、巴尔虎是原来较早的旧卫拉特系部落，由于内讧、战乱和内部力量消长，至明末清初，便只剩下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及附牧于它的辉特部。有的传说在四卫拉特组成中，还包括特列古特、布里雅特、柯尔克孜等多种民族成份。《西域图志》卷二十九在论及厄鲁特鄂拓克组成时，其中有特楞古特四宰桑，人四千户，……为一鄂拓克，奇尔吉斯（即柯尔克孜）四宰桑，人四

①《蒙古源流》卷三；冈田英弘：《四卫拉特的起源》。

②H·П·冯斯契娜：《萨拉图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第160页（195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③傅恒等：《西域同文志》卷七、卷十；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五。

千户，为一鄂拓克。有的史学家认为，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曾经统治过蒙古的鬼力赤，就是柯尔克孜首领乌盖赤·汗沙加^①。这些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不一定可靠，但它充分说明，斡亦剌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为后来卫拉特四部，经历着复杂变化，融合了许多东蒙古和突厥系的部落血统，但它和卫拉特先祖的族源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在阐明斡亦剌惕族源以后，对第四种论点，即认为厄鲁特来自兀鲁黑塔格一说，与叶尼塞河上游斡亦剌惕无关的说法，就不必多费笔墨了。这种论点，除兀鲁黑塔格的对音相近于厄鲁特外，同样是没有充分史实根据。类似的对音还能找到，可以作各种解释，无助于族源问题的解决。必须指出，厄鲁特的族名，与其族源问题紧密相联系，和当时斡亦剌惕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早在元时期，我国史籍上就有关于厄鲁特历史的记载，当时称“斡亦剌”、“斡亦剌惕”、“外剌”、“外剌歹”，明时期称瓦剌，清时期称“卫拉特”、“厄鲁特”、“额鲁特”。这些名称，都是不同历史时期“斡亦剌”一词的音转或异译^②。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准噶尔部在其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领导下，空前强大起来，使“准噶尔”由一个厄鲁特游牧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在准噶尔贵族统治下，包括当地厄鲁特各部和一些蒙古、突厥部落在内的民族政权和地区的统一名称了，故清代把厄鲁特各部也统称为“准噶尔”。

“斡亦剌”（Oyirad或Oirat）是蒙古语，它的最早含义有好几种解释，比较普遍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含有蒙古语“卫

① 别特列夫：《15-18世纪柯尔克孜封建关系概要》，1961年伏尤芝俄文版，第27页，注4。盖涅斯《蒙古史》第1卷357页，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东亚史研究蒙古篇211页）认为，鬼力赤即是《蒙古源流》卷五中提到的乌格齐哈什哈。

②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元朝秘史》卷四、卷十；《明史》《瓦剌传》；《西藏图志》《伊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一—卷十四；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八。厄鲁特原为卫拉特一部之称，清代用来泛指诸部。